

鑄雪齋抄本聊齋志異

十



图书馆

聊齋誌異卷十

王貨郎



濟南業酒人某翁，遣子小二，往齊河索貲償，出西門見兄阿大，時大鬼已久，驚問哥，那得來？答云：冥府一疑案，須弟一証之，二作色怒訟，大指後一人如皂狀者，曰：官役在此，我豈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不覺從去，盡夜狂奔至泰山下，忽見官衙方將並入，見群衆紛出，皂問所事何如矣？一人曰：勿須復入，結羣鬼乃釋令歸，大憂弟無資斧，皂恩良久，即引二本，走二三十里，入村至一家檐下，囑云：如有人出，

便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貨郎言之矣。遂去。二冥然而僵。既晚，第主出見人光門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餌之。始言里居，即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皂言，主人驚絕，急催騎送之歸。償之不受，問其故，亦不言，別而去。

罷龍

膠州王侍御出使琉球，舟行海中，忽自雲際墮一巨龍，激水高數丈。龍半浮半沉，仰其首，以舟承頸，睛半含，嗒然若喪。閻舟大恐，停橈不敢少動。舟人曰：「此天上行雨之疲龍也。」王懸勑于上，焚香共祝之。移時，悠然遂逝。舟方行，又一龍墮如前，狀同凡三。四。又踰日，舟人命多備白米，戒曰：「去清水潭不遠矣，如有所見，

晴湖鑄雪齋

一三七九

但糁米于水寂無聲俄至一處水清澈底有群龍五色如盆  
如甕條々盡伏有蜿蜒者鱗鬣爪牙歷々可數衆神魂俱喪閉  
息含眸不惟不敢窺並不能動惟舟人握米自撒久則見海波深  
黑始有呻者因問擲米之故答曰龍畏蛆恐入其甲白米類  
蛆故龍見輒伏舟行其上可無害也

○○○真生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洒如問之則真生咸陽  
僦寓者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其出凡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  
窺其在舍而後過之真走避不出賈搜之始出促膝傾談大相知  
悅賈就逆旅遣童行沽真又善飲能雅謳樂甚酒飲盡真

搜篋出飲器。玉卮無當。注杯酒其中。盎然已滿。以小盞挹取。  
入壺。並無少減。貢異之。堅求其術。真曰。我不願相見者。君無他  
短。但貪心未靜耳。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貢曰。冤哉。我何貪。  
間萌奢想者。徒以負耳一笑而散。由此往來。無間形體。忘每值  
乏窩。真輒出黑石一塊。咬允其上。以磨瓦礫。立刻化為白金。便以贈  
生。僅足所用。未嘗贏餘。貢每求益。真曰。我言君貪。如何。貢思  
明告。必不可得。將秉其醉。喫石而要之一。一日飲既卧。貢潛起。  
搜諸衣底。真覺之。曰。子真喪心不可處也。遂辭別移居而去。  
後年餘。貢游河干。見一石瑩紫。絕類真生物。拾之珍藏。若  
寶。過數日。真忽至。睜然。若有所失。貢慰問之。真曰。君前所

見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抱真子游，彼憐我介以此相貽。醉後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賈笑曰：僕生平不敢欺友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莫如鮑叔。君且奈何？真請以百金為贖。賈曰：百金非少，但授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真恐其寡信，賈曰：君自仙人，豈不知賈某寧失信于朋友者乎？真授其訣，賈顧砌石上有巨石，將試之，真掣其肘，不聽前。賈乃俯掬半磚置砧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真乃聽之，實不虧鍼磨砧。真變色欲與爭，而砧已化為渾金，反石于真。嘆曰：業如此，復何言？然妄以福祿加人，必遭天譴。如這我罪，施材百具，烹衣百領，肯之乎？賈曰：僕所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尚視我為守錢虧耶？

真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賈。不三年施數已滿。真忽至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被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幸以功德消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真係天上何曹。曰。我乃有道之狐耳。出身暴微。不堪孽累。故生平自愛。一毫不敢妄作。賈為設酒。遂與飲飲如初。賈至九十餘。孤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解砒藥。即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秘其方不傳人。一日以株連被逮。妻弟飼獄食。隱置砒霜。坐待食已。乃告之不信。少頃腹中噴動。始大驚罵曰。畜生速向城中物色薜荔木。為末。清水一盞。將來。妻弟如言覓至。某已嘔瀉欲死。急服之。立刻而愈。其方始傳。此亦猶孤之秘其石也。

○布商

布商某至青州境、偶入廢寺、見其院宇零落、嘆悼不已、僧在側曰、如有善信、暫起山門、亦佛祖之光、客即憐任僧喜、邀入方丈、款待殷勤、僧又舉内外殿閣、并請裝修、客辭不能、僧固強之、詞色悍怒、客惧、請傾囊倒裝、悉以授僧、欲出僧止之曰、君竭貲、實非所願、得毋甘心于我乎、不如先之、遂持刀相向、客哀求切、不聽、請自經許之、逼置暗室、且迫使之、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還自缺牆外、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疑之下馬入寺、徧搜不得、至暗室所嚴扃雙扉、僧不肯開、托有妖異、將軍怒、斬關入、則見客縊梁上、救之復甦、詰得其情、又械問僧、女子所在、實為烏有、益

神佛現化也。殺僧財物仍以歸客。客重募脩廟宇。從此香火  
大盛。趙孝廉豐原言之最悉。

彭二淨

禹城韓公甫言。與邑人彭二淨並行于途。忽回首不見之。惟空  
塞隨行。但聞號救甚急。細聽則在被囊中。近視囊內蒙然。雖  
偏重不得墮。欲出之而囊口縫綉甚密。以刀斷縫。始見彭大卧其中。  
出而問之。亦不自知其何以入。蓋其家有狐為祟。乃狐之所為也。

○○何仙

長山王公子瑞亭。能以乩卜。此神自稱何仙。乃純陽弟子。或云是  
呂祖跨鶴云。每降輒與人論文。作詩。李太史質君師事之。且黃謀

晴湖鑄雪齋

苑理繙明切太史揣摹成何仙力居多焉故文學士多皈依之每為人決疑難事多憑理不甚言休咎辛未朱文宗案臨濟南試後諸友請決第等何仙索試藝悉月旦之有樂陵李忼乃好學深思之士其相好友在座出其文代為之讀此批云一等少間又批云適評李生據文為斷然此生運氣大暖應犯夏楚異哉文與數適不相符寧文宗不論文耶諸公少待試往探之少頃又書云適至提學署中見文宗公事旁午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一切置之幕客六七人栗生例監都在其中前生全無根氣大半餓鬼道中蕩魂乞食于四方也曾在黑暗獄中八年損其目之精氣如人在洞中乍出則天地異色無正明也中有一二為人身所化者

閱卷公曹恐不能適相值耳。衆問挽回之術。書云。其術至實。人所  
共曉。何必問。衆會其意。以告李。李惧以文質孫太史子。未許以兆。  
太史督其文。為解其惑。李心益壯。乩語不復置懷。妄發竟居四等。  
太史大駭。取其文復閱之。殊無疵纖。摘評云。石門公祖素有文名。必  
不悠謬至此。必幕中醉漢。不識句讀者。所為。于是衆益服。何  
仙之神。共焚香祝謝之。凡又批云。李生勿以暫時之屈。遂懷慚怍。  
當多寫試卷。益暴之。明歲可得優等。李如言布之。久而署中亦  
聞。懸牌特慰之。科試果列優等。其靈應如此。

異史氏曰。幕中多此輩客。無怪京中晚婦巷內。全夕無  
閒牀也。

晴湖鑄雪齋

○○○神女

米生閩人偶入郡飲醉過市聞高門中有簫聲詢知為閑壽  
達者然門庭珠清寂醉中雅愛笙歌因就街頭寫晚生刺封  
祝壽儀投焉人問君係此翁何親米云並非人又云此流寓于  
此不審何官甚屬驕倨既非親屬又將何求生悔之而刺已授  
矣未幾兩少年出迎華裳炫目辛采都雅揖生入見一叟南向  
坐東西列數筵客六七人皆似貴胄見生至俱起為禮叟亦杖  
而起生久立待與周旋叟殊不離席兩少年致詞曰家君衰邁  
起拜良難予兄弟代謝高賢之枉駕也生遜謝遂增一筵于  
上與叟接席未幾女樂作于下座後設琉璃屏以障內眷鼓

吹大作、座客無譁。筵將終、兩少年起、各以巨杯勸客。杯可容三斗。生有難色。然見客受亦受。傾刻四顧。主客盡醉。生不得已。亦強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起而告退。少年強挽其裾。生大醉過地。但覺有人以冷水洒面。恍然若寤。起視賓客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遠別而歸。後再過其門。則已遷去矣。自郡歸偶適市。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並不識。姑從之入。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諸姓市中磨鏡者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君識之否。生曰。不識。諸曰。予出入其門最稔。翁傳姓。不知其何籍。何官。先生上壽時。我方在墀下。故識之也。日暮飲散。鮑莊夜死于途。鮑父不識。諸執名訟。

晴湖鑄雪齋

生檢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備歷械梏。以諸未獲。罪無申証。禁繫之年餘。直指巡方。廉知其冤。釋之。家中田產。蕩盡。衣巾革褫。並可開復。于是携囊入郡。日將暮。休憩路側。遙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既過。忽命停輿。車中命一青衣。問生。君非宋姓乎。生曰。諾。問何須宴。若此。生告以故。問安往。又告之。青衣向車中語。復返。請生至車前。車中以纖手塞簾微睨之。乃絕代佳人也。謂生曰。君不幸得无妄之禍。甚為太息。今日學使署。非白手可以出入者。途中無可為贈。乃于髻上摘珠花一朵。授生曰。此物可鬻百金。請納藏之。生下拜。欲問官闈。車發已遠。不解何人。孰花懸想。上綴明珠。非凡物也。珍藏。

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勒索甚苦。生又不忍貨花。遂歸依于兄嫂。幸兄賢。為之經紀。貧不廢讀。過歲赴郡應試。悞入深山。時值清明。遊人甚衆。有數女騎來。內一女郎。即向年車中人也。見生停驛。問何往。生具對。女驚曰。君衣頂尚未復取。生慄然出珠花曰。不忍棄此。故未復也。女郎罩紅上頰。囁云。且坐待路隔。歛段而去。久之一婢馳馬來。以裹物授生。曰。娘子說。如學使之門如市。贈白金二百。為進取之資。生辭曰。娘子惠我多矣。自今掇芹不難。重賜所不敢受。但告以姓名。繪一小像。焚香供之足矣。婢不顧。委金于地上。馬而去。生得金。終不屑。急旋入邑庠第。乃以金授兄。善行運。三年舊業盡復。適有巡

靖湖鑄雪齋

撫于闌者乃生祖門人優恤甚厚然生素清鯁雖屬通家不肯少有干謁一日有客乘馬至門家人不識生出視則傅公子也揖入各道閭閻治具相款肴酒既陳公子起而請問相將入內公子拜伏于地生驚問故則愴然曰家君適罹大禍欲有求于撫臺非兄不可生力辭曰渠雖世誼而以私于人生平從不為也公子伏地哀泣生屬色曰小生與公子一飲之知交耳何遂以喪節強人公子大慚起而別去越日方獨坐有青衣人入視之即山中贈金者生方驚起青衣曰君忘珠花耶生曰不敢忘曰非公子即娘子胞兄也生聞之大喜偽曰此難相信若得娘子親見一言則油鼎可蹈耳不然不敢奉命青衣乃馳馬去

更半復返扣扉入曰娘子來已言未幾女郎悄然入向壁而哭不出一語生拜曰小生非娘子無以有今日但有驅策敢不惟命女曰受人求者常驕人求人都常畏人中夜奔波生平何解此苦祇以畏人故耳亦復何言生慰之曰小生所以不遽諾者恐過此一見為難耳使御夙夜蒙露吾知罪矣因挽其祛隱抑發之女怒曰子誠敝人也不念骨肉之義而欲乘人之厄予過矣予過矣忽然而出登車欲去生追出謝過長跪而要遮之青衣亦為緩頰女意稍解就車中謂生曰實告君妾非人乃神女也家君為南岳都司理偶失禮于地官將達帝庭非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君如不忘舊義